

編主境吳孔

集二第刊叢本劇

鳳頭釵

潛于魏

行印局書界

釵頭鳳

四幕劇

人物

羅玉書	妙月	趙士程	沈逸雲	靜因	陸母	狄英	唐蕙仙	園丁	陸游	游客乙（女）	游客甲（男）
-----	----	-----	-----	----	----	----	-----	----	----	--------	--------

小使	半地仙	佛婆	小諸葛
----	-----	----	-----

時間——

序 幕

南宋慶元四年戊午（公元一一九八年）初春

第一幕

第一場——紹興十二年辛酉（公元一一四二年）春

第二場——當天午夜到黎明

第二幕

第一場——離第一幕半個月後

第二場——當天夜晚

第三幕

離前幕半個月

第四幕

紹興二十六年丙子（公元一一五六年）春

序

幕

人
—

游客男

游客女

老園丁

老翁（陸放翁，時年七十四歲）

時
—

南宋慶元四年孟春

地
—

山陰沈氏南園

景
—

南園的一角。

春剛帶來一絲溫暖，早梅已結出蓓蕾。

完園日暮，斜陽照着一棵蒼鬱的老紅梅，蘇苔斑剝，被螻蟻蛀蝕半空。但它依舊有着生的活力，蒼勁的梅幹已長滿了纖嫩的花蕾。

頹敗的松木小橋，宛如倒在地上的老醉漢，歪歪斜斜地橫躺在那兒。橋下一泓春波。橋頭長着尺來高的野草。沿河幾支殘柳，依舊搖曳生姿地賣弄着她老去的風情。月洞門傾圮了半邊。短牆外幾座樓台依稀。一座老亭，蛛網牽聯，屹立在中間。幾疊石級上去，褪了色的朱漆欄杆，正似遲暮美人殘褪了的鉛華。——風雨剝蝕了她的青春。——亭上一方橫額：「滴翠」兩字，體寫北魏，靈秀飄逸。然而也灰塵密蒙，黯無光彩。粉牆頹落，依稀殘留着若干文人雅士的題詠。草叢中，頑石邊，幾條石凳石桌還安靜地躺着。

幕啓——

是夕陽無限好的時分，一抹淡紅照射着滴翠亭，照射着柳梢頭，也照射着這荒蕪頹敗的沈氏園。春寒料峭，索索的晚風吹來，畢竟還使人感到陣陣寒意。

是該歸巢的時候了，夕陽照着羣鴉尋覓着自己的家。

不知是什麼人哪，吹起一支洞簫，勾引起人對這暗前的光明懷着無限留戀。

遠遠地有兩個青年男女走來。他們穿過月洞門，似乎有「豁然開朗」「別有洞天」的感覺。年輕的男人不禁輕輕呼着——

男 (輕微地) 啊! (對女) 可不是我記得這亭台之勝的來! (他們走上小橋, 一眼望見那株初

開着的老紅梅, 高興地) 你看, 在這兒了!

女 什麼?

男 (一指) 老紅梅!

女 (不禁也高興起來) 啊! 這真像你找着了!

男 (走近梅樹, 鑒賞地) 我說末哪來這一股清新欲絕的幽香, 原來它偷偷地開在這麼一個好所在。真叫我好找。(假着女) 你瞧這亭台, 這一帶花牆, 這小橋, 橋下的流水, 再拱着這一株花蕾滿枝的老梅樹…… (似乎有點迷醉)

女 (受了他的影響, 同感地) 唔! …… (忽然, 離開了他, 歎息地) 唉! …… (輕輕地搖着頭) 唔?

女 (感喟地) 可惜…… (低吟着) 「似這般, 都付以斷井殘垣」了!

男 噯! 要這樣才能顯出這座沈園的好處。(依然不勝低徊)

女 (有點不然) 我可看不出!

男 (沒注意她的話, 祇顧自己找尋什麼) 唔!

女 (不悅) 好了! 名園也算逛了, 梅花也看了。可該回去啦! ——你, 你找什麼?

男 不，我找樣東西。

女 找什麼？

男 （不理，自管找） 咦？

女 你見鬼！天都快黑了，還有什麼找出來的？你找吧！這麼一座東倒西歪的荒園，我可沒雅興奉陪了。

男 噯！別走！——你就不知道這荒園日暮，足以叫人留戀吟味啊！

女 好！那你就一個人在這兒大發雅興吧。我可得先回去啦！（一撇嘴）哼！我看這黑黢黢的山洞裏，回

頭鑽出個狐狸精來，看不把你吃了！

男 別胡扯，「既來之，則安之。」到了這兒，那有入寶山而空回的道理。（走上老亭，四面尋覓。）

女 （嘲笑）原來你是檢寶來啦！（見他一本正經）嗨！你到底要找什麼呀？

男 你別問，找着了再告訴你。

女 （有點恨恨地） 你：

男 別走，別走！告訴你，我找

女 誰的題壁詞？你那末起勁！

男 對你說吧！陸放翁！

女 陸放翁他——本朝的大詩家

男 對了，你還記得他的「小樓一夜聽春雨，深巷明朝賣杏花」的詩？

女 嗯！我倒喜歡他那句「重簾深掩暮香久，古硯微凹聚墨多。」怎麼？他有詞題在這兒？

男 嗯！自然有。老實告訴你吧！今天拉你來游園，看梅花還在其次，主要的，讓你看看這首題壁詞。

女 看你說得那麼鄭重其事，好像裏面有什麼文章似的。

男 正是大有文章呢！你知道「敘頭鳳」的牌名兒？

女 嗯！知道。

男 這正是一首調寄「敘頭鳳」的詞。其中包含着一段放翁年青時的傷心恨事。

女 哦？（引起興趣）那該是一首豔體詞了？你唸給我聽！

男 我祇記得其中有「東風惡，歡情薄」及「春如舊，人空瘦」的句子。

女 好！這可招出來了，你原來沒安什麼好心眼兒！

男 （不解）什麼？

女 說是逛園子，看梅花，我木頭人似的讓你擺佈，出了南門，過禹跡寺，二十來里路趕了來，原來叫我

看首歪詞來的。你好！你好！

男、（急分辯）你別冤我，你看了這首詞再罵我好不好？

女 （賭氣似的）我不要再

男（着急）你看你，你——

女，那末，你說詞在哪兒？

男 哪兒？（尷尬，到處尋覓不見）咦！怎麼找不到啦！我明明記得題在這上頭的！

女 我知道你又哄我！

男 哄你？真冤枉！我跟你起誓好不好？

女 那怎麼會找不着呢？（幫着找）年代遠了，舊題的也許風吹雨打的剝落漫蝕了。

男 不會的！這是有名的古蹟，園主保存還來不及，怎麼會讓它淹滅掉呢！

女 那詞準題在這牆上麼？你記得那麼清楚？

男（略一沉吟）噯！這倒不敢說了！也許在那邊水閣裏。咱們上那邊看看去。

女 要是也沒有呢？

男 那我倒不信，總不外乎在這園子裏。既然來了，就把這沈園翻了過來，也得找出這首「釵頭鳳」

再走。來來！（拉着女的手，繞過假山石，不見了。）

（有頃，月洞門那邊一位老翁，上，約模七十多歲的樣子，衣服寬大，帶着風帽，銀鬚長長的飄洒在頰下。軀幹碩長，面色紅潤，酒脫而壯健，走過了小橋，看着這日暮荒園，池沼依舊，景物全非，似乎給他很深的感慨。）

翁

(低低地獨自唸叨)想來，

又怕來。

怕來——

又爲什麼走了來？

(低低的吟了起來)嚟！

踏近城南已怕行，

沈家園裏更傷情，

(撫摸那株老紅梅)

香穿客袖梅花在……

(無限感喟)梅花依然無恙，

(追憶似的)那一同看花的人呢？

……

四十年來，夢斷香消。

(自嘲似的)七十多歲啦——

該入稽山作土了吧？

還懷着這樣的心情，

重來這舊遊之地，

憑吊感慨，不能自己。

(徘徊久之，走到滴翠亭前) 噯！真是——

壞壁舊題塵漠漠，

斷雲幽夢事茫茫！

(深切的看了幾眼，轉到假山石那邊去了。)

(天色漸漸暗下來，那面來了一位老園丁。白髮蒼然，僂腰曲背，有點重聽。)

丁

(高聲邊嚷邊上) 關園門嘍！喂！關園門嘍！裏邊的客人快出來！要落鎖關門啦！噯！人呢？哪兒去了？見鬼，沒有人——(自己不信) 沒人來過——唔！眼花了。(回身蹣跚的走了幾步，又停住) 唔！不對不對，我明明看見一男一女前後走進來的。哦！他們許走到那邊水閣上去啦。讓我再叫一聲。(大聲地) 客人出來！關園門嘍！

(老翁自假山石邊轉了出來)

翁

(徐徐地) 老——管——家。

丁

(想不到身後有人叫他，楞了一會認辨不出) 您是……？

翁（微笑地）唔？

丁（認出來是他）啊是您呀！（似見故人，嘮叨地）我說呢，這時候，誰會在這兒叫我！原來是您這位老神仙！您老好呀！府上少老爺孫少爺都好呀……

翁（連聲地）好好好！多謝老管家，（稍頓，看他）你倒也健，還在這兒啊？

丁（沒聽清）唔？

翁（微笑）我說：你倒還健！

丁（連忙）唔！唔！托老神仙的福！（指指耳朵，高聲地）別的還好，就是耳朵……聲音小點就聽不清楚。（高興地）老神仙，我可等了您好幾天啦！打立春起，這兒花開了，我就一直盼着您，昨兒天氣一暖，花越開多了，我知道您這幾天準要來啦！

翁（點頭，微笑）唔！要來的！我要來的！我要來看看這梅花，看看這園子，唔——也來看看你。

（男女二游客上來，看見他們二老，站住）

男（在邊上，輕輕地對女）嗨！快看這幅荒園二老圖！

（女的領首，站在旁邊看着他們）

丁（沒聽清剛才翁說的話）啊？您說什麼？

翁我說我是要來看看這兒的亭、台、草、木，也來看看你……

丁 啊！不敢當，不敢當（直睜着眼望他）老神仙，您真是愈過愈仙健啦！您今年七十……？

翁 七十四了！

丁 哦（點頭笑着）

女 （輕輕地對男） 有點意思！

男 （點頭） 唔（輕輕地阻止她，叫她別作聲。）

翁 老管家現在這兒的園主，姓什麼了？

丁 啊？姓汪。唉，這短短的幾年，就換了三個主啦——當年沈爺在的時候，您老哪天不走上一兩回

呀！飲酒，論詩，看花，下棋。常常聚合了幾位爺談論些國家大事。有說，有笑，有時候也敢罵，敢哭——

唉！想起那時候的熱鬧勁兒，現在真是大變啦！

翁 （另有所思） 也不過是五十年吧？——這山陰有名的沈園就這樣的頹敗了！

丁 唔——（回憶地）是有五十年了！

翁 （感慨） 沈園——老了！這些樹木、小橋、亭台……老管家，它們正像你我——

丁 （不明白） 像您我？

翁 像你我頭上的鬚髮，花了，白了，老了！

丁 唔（不禁也勾起一陣異樣感覺，有點憤憤然）老倒是不怕，這種世亂荒荒的年頭，老了，死了，也沒甚可

說的——

翁（點頭）嗯！

丁 放心不下的，倒是我們的兒孫。——

翁 噢！倒說，老管家提起，你們的那位老三，近來有信息麼？

丁（搖頭）唉！去年秋天，我那十八歲的孫子，也學他爸爸的樣，投軍去了。臨走，對我說：「（激動地聲調）

等打退了金兵，同爸爸一塊回來侍候您老人家過一百歲！」（含着眼淚，微笑地）我怕——這把老骨頭，等不到那麼久了。瞞不過你，我老伴過世早，我自己倒也不想享兒孫的福。可是——老神仙，我問你，這天下到底什麼時候會太平哪？我們的子孫會不會比我們過得好點？

翁（不斷地點頭，讚賞地）老管家，你也不必感傷。你有這樣掙氣的兒孫，也大可以自慰啦！（低沉，有力）

大宋朝全靠你兒孫那樣人來保衛，也全靠那樣人的保衛，我們的子孫才有指望過得好一點。我們老雖老，可還能够等。年過七十，生死早已置之度外。可是，要不讓我親眼看見這一統九州的日子到來，那我死也不會瞑目的。（有點感傷，忽然）老管家，我曾胡湊了幾句詩，讓我唸出來你聽聽。

女（一直在旁傾聽，低低地對男）大有道理！

男（低聲阻止）有點來歷，聽他唸詩。

翁（高聲朗誦）死去元知萬事空，